



## 路旁那座小小的坟

村南的路西边,建起了一座新坟。说是建,其实也很简单,只不过是堆起的一座土堆。那土堆是那样圆,顶又是那样尖。

无论什么时候,我从此路过,悲痛之情便油然而生。然而这新坟,又像盏明亮的路灯,光亮照得是那样高远,它催我自新,鼓舞我踏上征程。

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,1996 年 10 月 29 日,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老人离我而去,再也不回来了。按旧俗,我们在村南头路西给他建起了那座“土屋”,土屋便成了他的归宿。他就是我的父亲——鲁文秀。

那新坟与邻近的几座坟茔比并无特别之处,一没建亭,二没立碑,按传统只不过在坟的东南角栽了一棵光秃秃的柳椽,椽顶上只能立一只鸟。

陌生人从此路过,并不会注意这些,只有我这个不孝子,才会触景生情忆起父亲的一生。父亲十几岁参加革命工作,徐州战役的路上留下他的足印,斗地主、分田地的会上有他的声音。他还当过乡武装部长,“浮夸风”那阵子,父亲说了句实话就被降为村支书,“文革”期间又被免了职。其实,父亲并不在乎这些,他就知道领着群众搞生产。

父亲的一生是清贫的,当干部多年,从不多吃多占,开会时习惯带上干粮,在群众家里吃顿饭,先掏粮票再掏钱。大集体搞救济,即使我们家揭不开锅,他也总是先想着别人家。从小过惯了逃荒要饭的生活,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。自己的一件小棉袄穿了 30 多年,上面的补丁到底有多少,谁也没数过,父亲临终前还将它放在身边。“咱没钱哪”,是父亲留下的一句遗言。我想起这些,常常夜不能寐。

父亲下葬的那天,天空细雨连绵,我们兄弟姐妹九人,思父恩忆教诲,哭得死去活来,众亲友和乡邻同样悲痛万分。

追忆父亲的一生,目睹坟上那枯黄的小草,另我醒悟: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透过那坟茔,我仿佛看见安睡的父亲,正在做着甜蜜的梦,这梦,便是我今日的幸福小康征程。

(鲁才俊 西华县聂堆镇中心校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: zkwbbxys@163.com, 以不超过 800 字为宜。

## 村庄

桶沿着村东头的将寺沟一直到蔡河去捉鱼捉虾捉黄鳝。

现在的蔡河水又浑又黄,早已没有当初的清澈和清凉,不知里面还有没有生物存在。将寺沟是彻底干枯了,曾经摇曳生姿的芦苇荡不见了,水鸟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河边的生活随河水一起蒸发了,剩下丰腴的回忆。村里的孩子们还是喜欢去沟里玩,在他们父辈曾经网鱼洗澡的沟底找自己种下的西瓜,找好吃的天地豆,在沟底烧玉米烤红薯……

村西头的那条柏油路修好不久,沿着柏油路两侧先后建起了几座小楼,在那里,新华开了一个小超市,小梅开了理发店,建领开了粮食收购点……越来越多的人搬到村西头去住,小楼越建越多,小村也越来越空。大片大片的房屋空了,很多房屋的屋瓦在风吹日晒雨淋中,变得陈旧,甚至脱落、破裂,从屋檐上掉落下来,在地上隆成一堆碎片。很多门虚锁着,窗虚掩着,门前的台阶上都长出了青苔,表明这屋子早已经没人居住了,只是不知道屋子的主人为什么还没有把它拆掉。年轻人外出打工一年回来一次,所以更空的是老人和孩子的心。

村里不断有人离开,有去新疆做生意的,在那儿发了财,买了房,很少再回村庄了;有的去南方打工,几年才回来一次,回到村庄让的是软包中华香烟,领回来一个四川口音的媳妇;有的上了大学,在城里定居了;还有的人离开后再也不回来,坟院里又多了几处新坟。但终归是这个村庄的人,老了他们就会回来,回来以后,每天清晨在乡间小路上悠闲地散步,身后跟着一条苍老的狗。

但是不管谁离开,谁回来,村庄始终是那么宽容地张开怀抱。回来的人改变了模样,村还是一往如常,宁静地注视着安详的老人和调皮捣蛋的孩子。

突然觉得村庄很诗意。

(葛有杰 太康县文联)



## 梅

陆游曾经在《卜算子·咏梅》中这样写过: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。他赞扬了梅花冰清玉洁的精神世界。

梅花是大家所熟悉的一种花,它的品种有很多,叶子成卵形,花瓣有五片,有粉红、白等颜色,气味清香。梅花的外形十分漂亮,就像一个娇艳欲滴的小姑娘。

然而,这种美只绽放在寒冷的冬季。她与别的植物不一样,因为任何植物都不愿意将自己的美绽放在寒冷的冬

季。冬天下雪时,白白的雪将自己的重量压在梅的身上,梅不但没有被压弯,反而越长越旺,在寒冷的冬季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美丽。

在白雪皑皑的世界里突然看到那一抹绽放的粉或红,就像是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为自己照亮前程的灯塔一样,给你美好的希望、遐想和生机。

梅不似菊的悲凉、莲的清高,它有着铮铮铁骨:生要生得不屈不挠,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!

(梁子卿 郸城县光明中学)

## 融化

一年级安全课课堂。

我绘声绘色地给孩子们讲述安全小故事,看着他们一个个全神贯注的模样,我讲得更带劲儿了。

等课时目标完成之后,还有几分钟时间,我便让孩子们自由支配,可阅读,可唱歌,可画画,只要不乱跑乱闹就行。大部分学生选择画画,于是,一张又一张充满童真童趣的“彩虹图”被作为礼物送到我手中——这是他们刚刚在美术课上学会的吧——于是,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:我像不像一个在舞台上倾情演绎的歌手,正在接受粉丝赠送的鲜花呢?

我满含笑意,目光从孩子们脸上——扫过,这时,后排一个皮肤白净的圆脸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她拉扯着同桌的衣角想要一块儿过来,可小男孩极不情愿的样子,最后,她便放弃努力,一个人怯生生地来到我跟前。

“老师,你叫什么名字啊?”她的声音很小,微低着头,很腼腆。

“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吗?”刚问过,我就觉得惭愧,原以为学校的学生都认识我,就没有刻意介绍自己,但他们是一年级的新生,刚入学没几天,怎么能那么快知道我的名字呢,这是我工作中的失误。

“我叫李雅,你以后可以叫我李老师。”我轻轻告诉她。

她满意地跑向座位,可不一会儿又来了:“老师,我不会写你的名字,你能帮我写一下吗?”

她递给我一个翻开的笔记本,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“李”字,我接过来,在后面工工整整地写上一个“雅”字。

“你为什么想要知道我的名字呢?”我很感兴趣,看她默不作声,便接着问,“你喜欢我,对吗?”

她抿着嘴唇使劲儿点点头,然后跑开了。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!

下课了,还没走出教室,这个圆脸的小姑娘又向我跑来,这次她的手里多了一个小东西:“老师,送给你的!”

这是一个小手工,是用纸叠的一个桃子,上面还认真地写着我的名字,只不过,“雅”字不仅少写一笔,还拖了一个长长的“尾巴”,真是稚气可爱!

“真漂亮,我很喜欢。你叫什么名字呢?”我蹲下来,摸了摸她柔软的头发包。

“康灵珍!”这次,她的声音很响亮。

“你的名字很好听呢!”我说。

她笑了,甜美的笑容像一朵盛开的鲜花。

我的心瞬间像塞满了洁白的云朵,轻飘飘的,软绵绵的,在这个清冷的深秋,这些“彩虹”,这个“桃子”,这个有着花儿般圆脸的小姑娘,宛如冬日里的暖阳,温暖滋润了我浮躁的心田,使它融化成了一堆糖、一罐蜜……

每天都要备课上课写教案批改作业,还要在“你碰着我了”“我踢着你了”诸如此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中穿行,工作琐碎而又繁重,但是,能陪伴、见证孩子们健康成长,同时,又能获得一种满足,收获一份感动,收藏一份纯真,这种体验,谁能说不是一种幸福呢?而且,这也是只有教师才会拥有的幸福啊!

(李雅 周口市开发区许寨学校)

